

文艺思想当代聚焦

《浮士德》中的现代性矛盾与解放

韩金起

【提要】《浮士德》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文学性，更在于它通过文学的方式揭示了现代性带给现代人类的巨大痛苦和焦虑。面对这种状况，歌德借助文艺和宗教的方式，试图以牺牲“小我”来实现“大我”的发展。这种方式是否正确，却非常值得怀疑。对现代性的思考必须引入资本批判，尽管歌德已经意识到资本要素的作用，却并不能由此断定他清晰地认识到资本对现代性的推动作用，以及对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

【关键词】《浮士德》 现代性 个人 解放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8)02-0108-06

尽管浮士德博士的故事由来已久，但是真正使其脍炙人口的当属歌德创作的悲剧《浮士德》。自1770年左右开始，歌德前后耗费近一甲子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这部旷世著作。而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对当时乃至整个后世影响深远的许多历史事件都在这一时期发生，如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的建立以及覆灭等等。可以说，《浮士德》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一个转折的历史时代，即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时期。从内容上看，作品似乎讲述的是作为个人的浮士德博士如何释放生机勃勃的活力，如何展现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向上精神。然而，从深层次角度来看，《浮士德》展现的是在资本主义方兴未艾的历史时期中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是人类在现代性面前如何一步步获得行动的满足，却又不断滑向痛苦深渊的过程。这种现代性的内在冲突早已经超出个人的界限，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困境。而《浮士德》作为一部久经赞誉的作品，其生命力正在于此。也正因为如此，卢卡奇高度评价《浮士德》，认为它“写的是一个人的遭遇，可是作品的内容是整个人类的命运”。^①

一、创造欲与否定精神

在现代社会，术语的多样性阐释掩盖了对术语本身的正确理解，而现代性就属于这种状况。从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现代性的认知存在诸多分歧。比如，安东尼·吉登斯倾向于认为现代性是传统的断裂，^②而波德莱尔则认为现代性是暂时与永恒的统一。^③但是，在对现代性的各种解释中，

① [匈] 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③ [法] 夏尔·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分歧点，即如何看待现代与传统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真正区分开来？

在对现代性的最初理解中，现代性往往被视为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要素。现代性也被认为是对传统社会的拒斥与否定，而传统社会则是与权威、固态价值观念等同的。“从词源学来讲，传统是对一种模式或一种信仰的传承，是在世代延续更替中的传承：它意味着对某种权威的效忠和对某种根源的忠诚。”^①因此，现代性对传统的否定和拒斥首先表现为对这种模式或信仰的否定，它首先是一种否定精神。在《浮士德》中，否定精神主要是在魔鬼梅菲斯特身上体现出来的。无论是在“天堂序曲”部分，梅菲斯特同上帝说俏皮话，还是他不断强调“恶”，强调“空虚”，这些都暗示了他对宗教权威和一切固化的事物的蔑视和否定。“我是永远否定的精灵……发生的一切终归要毁灭；所以什么也不发生，反而更好些。因此，你们称之为‘罪孽’、‘破坏’的一切，简言之，所谓‘恶’，正是我的原质和本性”。^②

在整部悲剧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恶”的面貌出现的梅菲斯特似乎从来就不是循规蹈矩的形象。他不断地用怀疑的眼光、否定的精神去质疑事物存在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只相信事物存在的当下性以及短暂性，“把被造物抢过去，重新化为乌有”。^③这不正是这种否定精神最好的明证吗？然而，吊诡的是，恰恰是这种否定精神推动了浮士德无穷活力的完成。自从踏出象征崇高、象征神圣的哥特式书房以后，浮士德在不断对象化自己活力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借助梅菲斯特的否定精神。这种情况在浮士德改造大海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关于“恶”的创造力，关于否定精神对社会的巨大推动力，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已经注意到这股缘起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力量。黑格尔就高度重视“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认为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④而这一点也被歌德所意识到，因此，尽管“恶”的力量出现在梅菲斯特身上，但是歌德还是充分意识到这种否定精神所带来的巨大能量，并给予其充分肯定，“歌德的特点在于，他公正无私地肯定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和进步的因素”。^⑤

事实上，这种否定精神在浮士德身上亦有所体现。他不相信来世，只相信当下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什么来世不来世，我才不关心；一旦你把这个世界砸成废墟，另一个就会应运而生。从这个世界才流得出我的欢欣，是这个太阳才降临到我的苦闷；一旦我同它们分开了，任何事情爱怎么发生就怎么发生。将来人们是爱还是恨，那个星球上还有没有高下之分，我可再也不想打听”。^⑥尽管我们经常有意识地将浮士德与梅菲斯特区分开来，认为作为魔鬼的梅菲斯特无法与作为人的浮士德相提并论，但是，从对待否定精神的态度上来看，浮士德与梅菲斯特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浮士德》的主旨，理解现代性至关重要。浮士德不同于梅菲斯特之处只在于：浮士德不仅是否定精神的化身，而且更是创造欲的象征，他充满着对建立新世界的渴望。

浮士德与梅菲斯特订立的契约是浮士德创造欲的典型体现。在这份契约中，我们既没有看到权势、地位的影子，也没有看到金钱、美女的规定，浮士德所要求的恰恰是行动、创造：“如果我对某

① [法] 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许钧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7 页。

② [德] 歌德：《浮士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36 页。

③ 《浮士德》，第 38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7 页。

⑤ [匈] 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 2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33 页。

⑥ 《浮士德》，第 43 页。

个瞬间说：停留一下吧，你多么美呀！那么你就可以把我铐起来，我心甘情愿走向毁灭！那么，就让丧钟敲响，让你解除职务，让时钟停止，指针下垂，让我的时辰就此完结。”^①此时的浮士德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文学化的形象，他是一个沐浴着时代精神的人物，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现代人。此时的浮士德决定不再因循守旧、循规蹈矩，他决定行动起来，创造一个符合自己意志的新世界。

歌德借天主的口吻指出，现代性在于行动，在于创造，“人的行动太容易松弛，他很快就爱上那绝对的安息；因此我愿意给他一个伙伴，刺激他，影响他，还得像魔鬼一样，有创造的能力”。^②歌德在《圣经》中为现代性寻找到了思想资源，即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上帝要求亚当必须风餐露宿，辛勤劳作，方能获得生活所需。但是，《浮士德》这里更多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这种对行动的赞美，对变动的渴望正是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由于魔鬼梅菲斯特的出现，人类的创造能力开始成为现实，行动、创造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旋律。“事业就是一切，名望不过是空幻”。^③“我要获得这昂贵的享受，把专横的大海从岸边赶走，把水域的边界缩小下来，把它远远赶到它固有的归宿！我已一步一步考虑成熟；这就是我的愿望，请以一臂之力相助！”^④浮士德在行动中，在对大海的改造中重新找到了快乐，他把这作为一项神圣的事业来对待。尽管对海滩的改造过程充满了血腥，充满了暴力，但是浮士德依旧乐此不疲：

何等可怕的悲惨景象
从阴暗世界向我袭击！
我看见火星四下飞溅，
从菩提树的双倍夜色穿过；
……
从前令人悦目的种种切切，
已随百年一齐化为乌有！^⑤

在他对梅菲斯特说出“停留一下吧，你多么美呀”这句契约话语的前夕，在以暴力手段拆除老夫妻的住所，并导致两个人死亡这个事件中，浮士德的创造欲达到了顶点。尽管这个事件并不是以浮士德认可的方式完成的，但是浮士德毕竟是直接的受益者，他的“完美世界”即将完成。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刻，现代性的矛盾同样达到了顶点，创造与否定的内在矛盾已经充分彰显开来。浮士德认为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即将诞生，创造的行为可以停下来了。然而，现代性的悲剧在于，创造是无法停止下来的，它必须一往无前地进行下去。任何完美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这是现代性的生成之道，也是现代性的生存之道，“过去了和纯粹的无：全然是二而一！永恒的创造对我们有何意义？无非把被造物抢过去，重新化为乌有！‘它过去了！’这句话从中又有什么可读？无异于说它从不曾有过，即使有过，也不过是兜圈子聊胜于无。我为此反倒喜爱永远的空虚”。^⑥浮士德同梅菲斯特订立的契约，其内容正表明了现代性是没有终点的，在现代性面前停下脚步也就意味着死亡。人类在不断追求进步的同时却伴随自我毁灭的巨大风险，从这一点来讲，所谓的浮士德精神指的是浮士德的进取精神同梅菲斯特的否定精神的结合。

① 《浮士德》，第44页。

② 《浮士德》，第9页。

③ 《浮士德》，第347页。

④ 《浮士德》，第348页。

⑤ 《浮士德》，第374~375页。

⑥ 《浮士德》，第384页。

浮士德的悲剧折射了现代人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一方面，人依旧在不断地追寻“美”，追寻秩序，另一方面却又被卷入永不停息的现代性洪流之中。这股现代性的洪流，成长到今日已经不能为我们人类所掌控，它时时用同归于尽威胁着我们。^①用马克思的话来讲，人类“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魔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②而这个魔鬼正在慢慢显露出它资本的本来面目。

二、资本：现代性的第一推动力

歌德在《浮士德》中以不自觉的方式表明了资本力量的存在。梅菲斯特看似荒诞不羁的言行、浮士德改天换地宏伟目标的完成都与资本的力量有着紧密的关联。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或者说资本的自我运动才是导致现代性矛盾的最终根源。可以说，正是由于被赋予了资本要素，《浮士德》这部作品才具有了强烈的现实生命力，并使其无论是在故事内容上，还是在思想深度上都与以往那些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故事彻底区分开来，并远远超越它们。资本力量在《浮士德》中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货币的神秘性与驱动力

货币是《浮士德》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要素。歌德敏锐地抓住了货币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神奇力量的特点，并塑造了货币万能论的信奉者——梅菲斯特这个形象，“我付得起六匹马的价钱，它们的力气难道不是我的？我驱策前进，威风凛凛，好像长了二十四条腿”。^③货币这种外在的力量成为人的力量的扩展，“它是人的‘延长’，是人支配人和支配环境的力量”。^④这一点被马克思进一步深化，即货币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它成为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外在力量。在这种异化的社会关系中，谁掌握了金钱，谁就以物的形式扩大了自己的能力范围。“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⑤

货币的这种异己力量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瓦解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被歌德所意识到。在第二部第一幕中，梅菲斯特巧妙地使用“证券”这种带有十足现代色彩的货币形式解决了皇帝及众臣的财政危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浮士德获得封地埋下了伏笔。在这里，浮士德是货币力量的受益者。然而，歌德也认识到，货币的这种力量是不能持久的，甚至会动摇现有的社会秩序，“歌德深刻的见地表现在，如不变革经济的和社会的生产条件，金钱（这里的纸币显而易见是金钱的象征）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就只会扩大正在土崩瓦解的封建主义的混乱，金钱统治只会加速封建主义的崩溃。”^⑥

货币并非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全新事物，它自古以来就以诸如“贝壳”、“牲畜”、“金银”等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但是，作为具有神奇魔力的货币，作为能扩展人的能力范围的货币，却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货币的这种神奇力量是同资本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资本化的货币才具有这种非凡的能力。因此，对于《浮士德》中现代性内在冲突的理解必须深入到资本的第二个维度中方能得到解释。

（二）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以及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

正如上文所言，货币之所以能扩大人的能力范围，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趋之若鹜的重要存在物，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货币，具有购买劳动力并支配劳动力的能力。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通过工资，即资本的货币形式驱使劳动者，并进而使他

① [德]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③ 《浮士德》，第47页。

④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第26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⑥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第246页。

们成为资本自我增殖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自我增殖，资本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形成无限运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的代言人都将被裹挟着不断向前，这样就造成了发展的悲剧。人在发展过程中丧失自己的自由性以及主体性，转而成为资本运动的环节和链条。

浮士德作为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行动者，他力图借助梅菲斯特的力量来创造一个理想中的世界。为此，他以“报酬”驱使劳动力来完成此壮举，“仆役们，你们一个个，赶快起床！好让我的大胆设想有成功的希望！拿起工具！挥动镐和铲！规定的活儿要马上干完。严格的秩序，勤劳的速度，会带来最丰厚的报酬；为了完成大业，一颗心足以指挥千只手”。^①此时的浮士德已经不再是启蒙思想家所设定的那种以自身理性能力来创造新世界的浮士德，相反，他已经被资本所人格化，或者说成为人格化的资本。浮士德开始运用资本的力量去驱使、驾驭劳动力，以完成资本的自我成长。浮士德的伟大事业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大白天，奴仆们又是镐又是锹，一下一下，空忙一阵；可是夜间灯火通明，大堤次日即已告成”。^②这种进展是同资本的力量密不可分的，是资本统摄下的新型的劳动组织方式所产生的结果。

一个完美的、理想化的新世界即将完成，剩下的工作只须将包喀斯老夫妇撵走就可以了。然而，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而言，现代性的矛盾冲突才刚刚开始。浮士德作为近代以来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寻找完美的“人”的代表，他“展望并且努力去创造一个既能够实现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同时又无需付出重大人类代价的世界”，^③但是，他在改造海滩的伟大事业中却逐渐失去对它的控制。资本的无限运动与浮士德的自我满足产生激烈的对立。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签订的契约揭示出，发展的完成意味着发展者历史的终结，即死亡。“歌德向我们表明了，对现代性如此重要的那类过时人物，是怎样吞噬掉那赋予了现代性以生命和力量的人的”。^④

三、现代性的出路

《浮士德》的深刻性在于，歌德在对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进步因素予以积极肯定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冲突。“他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如《浮士德》第二部斐莱蒙和鲍栖时的插曲所示，他无条件地、毫不多愁善感地肯定了它的发展，而且在他所不能逾越的历史和社会的界限内，他看到了同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矛盾。”^⑤

对于现代性所带给现代人类的内在矛盾，歌德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意愿与现代性的激烈碰撞展开的，在这一点上，他带有比较强烈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色彩。“对歌德和黑格尔来说，人类不可阻挡的进步是产生于一系列个人的悲剧。个人在‘小宇宙’中的悲剧，是类在‘大宇宙’中不可阻挡地进步的显示”。^⑥对于歌德而言，人类社会的进步包含着“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的冲突。从整体上来说，历史是进步的，而处在悲剧中的个人是可以获得拯救的。对此，歌德和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都深信不疑。歌德“相信，在人身上，在人类及其发展之中，有一永不衰败的核心；他相信，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之中，而且首先是尽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这个核心仍然是可以拯救的”。^⑦并且，从历史进程来看，由于歌德所处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依旧属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期，资本在现代性矛盾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充满无穷活力的方面，它还没有展现出全部面

① 《浮士德》，第381页。

② 《浮士德》，第369页。

③ [美]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5页。

④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第90页。

⑤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第535页。

⑥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第241~242页。

⑦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第258~259页。

貌。因此，对于人在发展悲剧中的解放问题，歌德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由于其特有的时代背景以及哲学基础，歌德对于人的自我解放似乎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他在浮士德如何获得救赎这个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借助了宗教的因素。歌德认为，只有当人类开始行动并相信上帝时，才能获得解放。在作品中，歌德一再借天主的口吻言说“行动”的重要性，其真实用意在于人的解放。对此，歌德在1831年6月6日同爱克曼的对话中谈到，“浮士德得救的秘诀就在这几行诗（即‘凡人不断努力，我们才能济度……’——本文作者注）里。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教观念，因为根据这种宗教观念，我们单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能沐神福，还要加上神的恩宠才行”。^①很显然，歌德充分注意到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的维度，注意到人在“行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无穷力量，但是，他却为人的主体性划定了一个宗教的界限。或者说，面对尚未完全展开的现代性，歌德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它的整体性，未能认识到资本驱动下的现代性的内在运行规律。因此，面对浮士德的救赎问题时，歌德自己也感觉到迷茫，他认为这是一种“超自然的事情”。^②

基于此种状况，歌德将浮士德的解放设定在宗教和观念的范围内，而不是从资本批判出发，从现实的社会变革出发。对此，卢卡奇指出，“歌德只能写出在靡菲斯特面前浮士德最内在的人的核心的被拯救。解救本身：浮士德的渴念的实现，从思想内容上看，必定是先验的，在艺术上，则被移到了天上”。^③在现代性的出路问题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在现代性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具有资本批判的维度，唯此才能认识到现代社会中这种矛盾的根源。一旦认识到资本在现代性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寻找现代性的出路就必须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革出发，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而非仅仅诉诸艺术和宗教。

本文作者：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左杨

The Contradiction and Emancipation of Modernity in *Faust*

Han Jinqi

Abstract: The charm of *Faust* lies not only in its literariness, but also in that which reveals the great pain and anxiety of modern people by way of literature. In the face of this situation, Goethe tried to sacrifice “the ego”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ego” by literary and spiritual means. Whether correct or not, it is doubtful. The critique on capital must be introduced into the consideration of modernity. Although Goethe did realize the critical role of capital, he could not clearly understand its impetus on modernit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urvival mode of modern people.

Keywords: *Faust*; modernity; individual; emancipation

① [德]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44页。

② “此外，你会承认，得救的灵魂升天这个结局是很难处理的。碰上这种超自然的事情，我头脑里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有；除非借助于基督教一些轮廓鲜明的图景和意象，来使我的诗意获得适当的、结实的具体形式，我就不免容易陷到一片迷茫里去了。”参见《歌德谈话录》，第244页。

③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第552页。